

春天里柳笛声声

春寒料峭的天气，享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，就像小时候妈妈温暖的手在我的头上抚过。耳畔响起春天柳笛声，悠扬的柳笛声快乐地在春阳里跳跃着，我的童年也闪着金光向我走来。

初春，河水唱着愉快的歌谣流向远方，柳树在河边梳理着干枯了一冬的头发的，小伙伴们聚集在河边的柳树旁，胆大的爬到树上，折些柳枝。先拧动柳皮，抽出木条，用刀子把圈皮截成一节节，用牙咬一下苦涩的柳皮，啃掉边上的绿色，露出白色的内皮。双唇压在涩涩的、碧绿的柳笛上，试吹柳笛，根据声音的低沉再次截取长短。管子过长就会声音沉闷，吹时太费力气；过短声音太尖，不悦耳。有时截了五六个才制作一个自己满意的柳笛，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放在手心里。小伙伴围着看谁的柳笛声音响亮，谁就赢得制作柳笛“高手”的称号，全村的小伙伴都会把好吃的送你，让你给他制作一个“响当当”的柳笛。

上学放学我们都是吹着柳笛回家，悠扬悦耳的笛声，加上摇摆的舞姿，就像一个唢呐高手在尽情地表演，引来许多女孩子的羡慕，那种自豪感比受老师表扬还要“翘”，同行小伙伴的羡慕嫉妒恨都会向你袭来，心更“狂傲”了。吹累了，就让自己最

要好的伙伴吹一下，一定保证不能用牙咬坏了，否则永远做不了朋友了。制作柳笛的技术越来越高，我们会在做好的柳笛管子上挖几个小孔，就像唢呐的眼儿一样均匀分布，吹时手指上下移动，发出悦耳的声音，变化的调子更显出柳笛旋律的悠扬，引来男孩子的围观，都愿意出“高价”买走，就是一把瓜子或几粒糖，也会被封为小伙伴的“头儿”，那种霸气如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一样。

最好的柳笛也是三四天就干了，需要重新做，做柳笛的技术成了衡量你能否做“首领”的标准。人人钻研，有时把哥哥姐姐搬来教自己，有时让爸爸手把手地教。撒娇也用上了：“好姐姐，别的孩子都玩柳笛，你也给我做一个吧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、听话！”有时连“装病”也用上了：“爸爸我头疼，帮我制作一个柳笛吧！吹一吹就好了！”

柳芽越长越长，长出剪刀似的细叶；这时柳枝无法再做柳笛了，柳笛所赋予的“地位”“荣誉”“嫉妒羡慕恨”就会引诱着小男孩们把目光集中到杨树的枝条上，有些杨树枝条太硬也不行，需要品种比较软的杨树枝条才可以制作笛子。又是一阵子的忙碌，杨树又要“遭殃”一阵子。

春姑娘迈着脚步渐走渐远，叶子也陆



续爬上了各种树木的枝头，孩子们的“柳笛梦”也宣告结束了。

又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时光飞逝，春天的小河唱着歌流向远方萦绕在我的梦中，耳边也时常回荡着柳笛声声。上学路上吹奏柳笛的自豪，几时刻苦钻研柳笛的制作技艺，把大人刚刚栽的杨树柳树折断的恶作剧，都在我们的童年时光里闪烁。

(侯志伟 西华县人和路小学)

儿子，为什么你说的都是情话

这个假期，我一直看儿子不顺眼。

吃饭时，让他端碗拿筷，他美食节目的评委似的，甩着两手在电视机和餐桌之间踱来踱去，看到山珍海味就眉开眼笑，看到粗茶淡饭就皱眉撇嘴。

早晨时，让他起个床，他像被施了魔法的王子似的，躺在那儿安详地等待公主把他吻醒。等到我拧耳朵、捏鼻子、掀被子把他弄醒，他还挣扎着不出来，一副“老妈虐我千百遍，我视被窝如初恋”的样子。

晚上睡觉前，让他洗脚刷牙，他迅速把衣服脱光钻进被窝，衣服和臭袜子撒得满地都是。再喊他，人家说：脱光了。

让他复习英语，他屁股上扎蒺藜似的坐卧不安。

还有，他洗脸像猫盖屎，写字像长虫寻它二大娘。每天照着镜子扮酷，对着手机装帅。我忍他很久了，总想找个机会揍他一顿。今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下午我出门时，交代他做三张英语试卷，可等我三个小时后回家时，他竟在院里疯玩，试卷做了两张。臭小子，这次不论是女子单打或是男女混合双打，非得让你尝尝挑战家长尊严的滋味不可。

考虑到饭前打会影响吃饭，我决定饭后教训他。吃晚饭时，我偷偷观察他，他一副没事儿人似的，边吃边看电视，笑得咯咯响。

洗碗筷时，我突感身体不适，头疼眼涩，浑身发困。我心想，先躺会儿歇歇，等会儿再找他算账。

我躺在床上，捂着两床棉被身体还是瑟瑟发抖。老公不在家，女儿

上学去了，我只好忍着气，喊儿子给我拿体温表。

儿子来到我床前，拿着体温表对着灯光看了看，然后使劲儿甩着胳膊，甩了几下后递给我，又给我掖了掖被角，就走出去了。一会儿，我听到他在给他爸打电话：“爸，我妈感冒了，都是你昨晚喝醉酒，我妈照顾你才冻着了，你今晚不能喝多了……不用，明天不上班，我妈歇歇就好了……”我胸腔中的气好像没有刚才饱满了。

有一点低烧，“儿子，把感冒药给我拿过来，我难受。”我说。儿子端着水拿着药，又来到我床前。“妈，你别难受，你想想好事就不难受了。你看，我姐学习那么好，我又长这么帅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压岁钱吗，我全给你！”说着就去拿他的储钱罐，“还有，我爸今晚好像没有喝酒，听说话好好的，不像喝酒的样子。他会去接我姐，你就别担心了……”我泪眼婆娑，儿子，为什么你说的都是情话呢？

我决定不打儿子了。因为对毫不懂道理的婴儿和已经很懂道理的孩童都不必打，只有对半懂不懂、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得道理的孩童，才可以打，以助他们快快长大，尽管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——打是爱。

(孙雪娜 商水县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

幸福 37℃

家里有鞋子损坏，就要去修，时间长了，就和修鞋的付大爷混熟了。付大爷 60 多岁，老家在乡下，和老伴一起在县城租房居住，在大街边支起了一个修鞋摊儿。付大爷修鞋价格公道，技术娴熟，维修过的地方尽量不留痕迹，不添配件一律免费，生意倒也兴隆。付大爷是残疾人，走路不离双拐，行动十分不便。随着交往的加深，我越来越感到付大爷辛苦，寒来暑往，日复一日，坚守在随时都可能被城管取缔的“巴掌地”。

那天，临近午饭时间，我拿着女儿的运动鞋来找付大爷，付大爷熟练地把鞋子修好交给我，我付钱，他不要，说活儿太小，下次一块儿给吧。这时付大娘掂着饭盒来了，我忙问做的啥好吃的，付大爷扑哧一笑：“菠菜面条，外加点芫荽。”我看没其他顾客，就和他闲聊起来。我问他：“你感觉辛苦不？”“辛苦？没感觉！再说，谁不辛苦？你看那些环卫工人，披星戴月；建筑工人，早出晚归；卖菜的商贩，起早贪黑……就连你们国家干部，不照样尽心尽力，为人民服务吗！”“付大爷语言丰富，有文化功底，哪大学毕业的？”我夸赞道。“那年高考，清华大学录取分数 685 分，我考了 68.5 分，差一点就考上！不过我倒是读过几天书，要不是我这右腿截肢了，说不定——”“好了好了，别吹牛了。”付大娘终止了他的诙谐讲述。“你大娘批评我了，不往别的扯了，可我还就想跟你说说我的腿。还是党的政策好，国家给我办理了残疾证，享受了重度残疾人保障金，去年省里又执行了新文件，增加了两项补贴，合起来一月能领 200 多块钱哩；我还有养老保险钱、土地流转钱，修鞋我再挣点零花钱，这些全加起来，日子过得不比你这干部差。”“老毛病又犯了，又开始吹了。”付大娘在一旁提醒。“大娘，付大爷吃的是面条，没喝酒，所以不是吹牛，我看是真心话，付大爷这日子红红火火，年年有余啊！”我由衷赞叹。

37℃，这种类似体温的感觉，不愠不火，不左不右。付大爷平凡而不消极，抱着一颗平常心，把辛苦当快乐，用微薄的收入作幸福，咀嚼着生活的甜蜜味道。

(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)

一路芳香

阳春三月百花美，结伴踏青正当时。一大早，我一家三口就要去巴村镇游玩。

迎着朝霞，我们沿着汾河河堤一路狂奔。极目四望，汾河蜿蜒曲折，斗折蛇行。两边的油菜花映着红日一片金黄。清风徐来，麦苗随风飘曳，绿浪翻滚。

天边跳出一轮太阳，又大又圆，火红火红的，妻子做出一个手托太阳的姿势，说在泰山，太阳初升时，站在山顶，扬起手臂，太阳就在手心里。

曲折狭窄的乡间小路，挺拔蓬勃的树苗，清清的河水，勾起我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。我叙说着儿时捉蛱蝶的情景，蹑手蹑脚静静伏击，猛扑进手里，被咬到手毫不放松。女儿问，爸爸，我也想捉蛱蝶，现在蛱蝶为什么少了呢？我长叹一声，说，因为农药喷洒得太多了，不仅蛱蝶，现在农村连喜鹊、黄鹂鸟都很少见到了。

不觉间，来到一家早餐店前，我们看着牌匾上写的“逍遥胡辣汤”，顿时心里甜如蜜。早就听说逍遥镇的胡辣汤美味可口，今天终于可以一饱口福了。我们喝着正宗的胡辣汤，吃着金灿灿的水煎包，心里别提多惬意了。

一抹嘴，我们继续前行。行到柴庄，迎面一辆砖车拦住去路，只见车主惊慌地看着我们，一脸无奈。原来他们在卸砖头。我们三个面面相觑。实在看不下去车主焦急的样子，我灵机一动，对妻子说，还记得小学五年级时，在一天夜里，咱两个帮助一个老农推车的事情吗？妻子笑起来说，记得，那晚老农拉了一大车木料，我们帮他推到扶苏村，晚自习迟到了，老师却表扬了我们。我说，今天咱们再发扬一下以前的作风，帮他们把砖卸了吧。半小时后，我们一个个成了泥人。接过车主递过来的毛巾，我们胡乱一擦又继续前行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麦苗显得愈发青绿，油菜花的清香扑面而来，田野里弥漫着新翻的泥土的气息。

正陶醉间，忽见一美女远远招手，要搭我们的车。听着邓丽君的甜蜜歌声，身边飘来美女淡淡的香水味，看着飞闪而逝的旖旎风景，我们不禁哼起小曲。俄而，气氛渐洽，得知她在外地务工，近来想回家创业，做出一番成绩。到了目的地，她要付车费，我们开玩笑说，还付啥钱，往老家多投资就行了。她目光坚毅地点点头，说，一定会的。

所行之处，一路芳香。

(王新建 商水县宣传部)

